**Citation： Zhou Zuoren 周作人.** [**“Geyao yu fangyan diaocha” 歌谣与方言调查 [Folksongs and dialect surveys]**](http://pwp.gatech.edu/liu/%E6%AD%8C%E8%B0%A3%E4%B8%8E%E6%96%B9%E8%A8%80%E8%B0%83%E6%9F%A5/)**. *Geyao* 歌谣 [Folksongs] 31 (1923): 1–3**

**期刊：《歌謠》**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北京大學日刋課發行，第叁拾一號

《歌謠與方言調查》

歌謠與方言的密切的關係，這里可以不再多說，因為歌謠原是方言的詩。當初我們徵集歌謠的時候，原想一面調查方言，但是人力不足，而且歌謠采集的運動正在起頭，還未為社會所知，沒有十分把握，恐怕一時提出許多題目，反要分心，得不到什麼效果，所以暫且中止了。這一二年來，承會內外諸君的盡力，采集事業畧有根柢，歌謠采到的也日漸增加，方言調查的必要因此也就日益迫切的感到。我們原議編輯資料的時候，依照中國言語分布的區域，把各區的歌謠囑託本區的會員分任校註；在方言調查未層舉辦以前本來只有這個方法可以適用，但实际上也很有困難。因為歌謠裏有許多俗語都是有音無字，除了華北及特別製有俗字的廣東等幾省以外，要用漢字紀錄俗歌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勉強寫出也不能正確，容易誤解，譬如「像煞有介事」一語已經很是通行，但如照國音讀去，便又不成話了。單用漢字旣是不行，注音字母尚未製有方音閏母，也絕不夠用，所以照現在情形，想好好的錄出一首地方的俗歌來，绝不是容易事情。就我所知道的範圍裏說，紹興歌謠雖然在范寅的「越諺」內錄有四十首，却是記的不很完善，幾乎非本地人不能了解，我想用別的方法去記，终于沒有好的法子；現在参照錢玄同先生的意見，用羅馬字注出一首，拼法上當然很有可商的地方，但總之足以證明非用這一類方法決不能錄出這篇歌詞來了。

「大媽媽咳，荐荐我咭！」

“Doo momoo ghe, ciencien qo eih!”

「我弗會（合）荐！」（一）

“Qa feecien!”

「小嬸嬸，荐荐我咭！」

“Shiau sensen ciencien qo eih!”

「唯！」（二）

“Eu!”

一荐荐帶東嘉德裡，

Ihcien cientatung coatehlil,

老爺來哼著棋，

Lauja lehang Tsahdzhi,

太太來哼游嬉。

Thatha lehang jushi.

問我年紀，

Men qo gniencii,

「廿歲以裡。」

Gnian see jili,

問我生活，

Men qo saqweh,

「粗細來得。」

Tzushii leteh,

太太拉里來帶:

Thatha laliletaa:

帶個大頭如意，

Taakeh doodeuzhü-ii,

走個一塊石板到底，

Tzeukeh ihkhue zahpantaotii,

吃個三轉糙個白米，

Chihkeh santzentsaukeh bahmii

蓋個紅綢棉被。

Keekeh wuq dzeumienbii.

歸帶去：

Cūtachi:

吃個黃早米，

Chihkeh woang tzaumii,

走個爛稻地，

Tzeukeh Laandaudii,

帳子撿帶開來，

Tzaqizeh Dientakhele,

一沰破花絮，

Ihtoh Pawhoashii,

蟲子口口里，

Suehtzueh qehqehli,

臭虫擺圍棋，

Tseudzoung paweji,

虼蚤滿天飛。

Kehtzau moenthienfii.

（註一）「我」平常讀兀ㄛ，「我們」則曰兀Y，此處「我」讀若兀Y，係傲慢之意。

（註二）讀若歐，去聲，應聲也，表示十分願意；平常只作平聲。

大意

 「大媽媽呀，給我荐一個地方吧！」

 「咱們不會荐！」

 「小嬸嬸，給我荐一個地方吧！」

 「好罷。」

 一荐荐在嘉德裡，

 老爺正在下棋，

 太太正在游嬉。

 問我年紀，

 「二十以內。」

 問我做活，

 「粗細都行。」

 在太太那裡，

 帶的是大頭如意，

 走的是一塊石板到底，

 吃的是最高的白米，

 蓋的是紅綢棉被。

 回到家去：

 吃的是黃早米，

 走的是爛泥地，

 帳子揭了起來，

 一塊破爛被棉，

 蟲子蠕蠕的爬，

 臭蟲擺圍棋，

跳蚤滿天飛。

 這一首歌未見著錄，是我從口頭錄下來的。上邊的拼法大抵照錢先生的意見，限於二十六羅馬字，不加符號，關於這事錢先生不久當有更完全的辦法發表，這裏不必多說，只有一二字因係特別方音，須得略加說明。zh一字，表紹興的「齊」字聲母；又用gh字表「亥」字一類的聲。我覺得趙周諸先生的辦法，用q字代ng頗為適宜，所以也照用了。這個拼音問題，本會層經籌議過幾次，不過還是沒有製成音，現在需要甚急，可望即日進行，定出一種羅馬字來，以應急需，所以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難就有著落了。

 音標製成之後，倘若小規模的做去，把歌謠編輯成集，由各區的會員分任校音註解，也就可以對付過去，編成相當的書冊，沒有什麼缺陷了。但是這種急就的編法不是歌謠研究的本意，進行的第一步固然在於搜集編輯，後面卻還有第二步的研究在那裡。要做研究的工夫，充分的參考資料必不可少，方言也就是其中的一種重要分子。所以為將來研究的預備起見，方言調查覺得是此時應該著手的工作，雖然歌謠搜集的事業也還正在幼稚時代；因為這件工作不是一年半載所能成就的，早一點著手較為適當。好在方言調查的利益不僅是歌謠研究能夠得到，其大部分還在別的學問方面，可以希望得到大家的注意與贊助，或者還不是很難成功的事業。卽如近來的文學革命，轟動一時，反對者視若洪水猛獸，固然謬不可言，贊成者歌舞昇平，以为大功告成，也是太樂觀了；平心而論，國語文學之成立當然萬無疑義，但國語的還未成熟也是無可諱言。要是只靠文學家獨力做去，年深月久也可造成「文學的國語」，但總是太費力，也太迂緩了，在這時國語家便應助他一臂之力，使得這大事早點完功。我覺得現在中國語體文的缺點在於語𢑥之太貧弱，而文法之不密還在其次，這個救濟的方法當然有采用古文和外来語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樣重要的事情。我們寫一篇文章的時候，常覺得缺少適宜的字，心想倘若有一部同英國Roget所編的相似的詞典，收羅著各種方言成語，可以供我們的選擇，那就非常得力了。方言須查如能成功，這個希望便可達成，我相信于國語及新文學的發達上一定有不小的影響。在其餘的各方面當然也是很有用處，祇因覺得和自己關係稍遠一點，所以不復贅說了。

 方言調查的事業，將來當有一個會專管，自有適當的辦法，現在只就所見到的略說一二。普通的方法，大約是分別門類，把一地方特別的言語記錄下來，註音釋義，務求詳盡；這是以地域為主的。但我覺得還有一法似乎也頗適用，便是以詞為主的；舉出名物疏狀動作多少字，徵求各地不同的名稱，總結起來，彷彿是揚子雲的「方言」似的。用第一法時，容易遺漏，這樣很能補救這個缺點。我會說起紹興凡遇小兒跌磕能忍痛不很叫喊者稱曰「大皮牛」（Doobi-niu形容詞），馬夷初先生說廣東亦有此語，云「大皮仔」，常維鈞先生說北京則云「皮實」。這樣的搜集比較起來，也是很有趣味的。除囑託各地人士調查筆錄，継續進行外，對於特別事項，這個指定募集的方法，有時也可以用，而且或有特別便利的地方。有許多生硬的字，覺得不很適用，却又找不出好的替身來，如「接吻」這一個字我總疑心不是現成的國語，音義又都不見得好，倘若訪求方言，必有適宜的字在那里，（如「親嘴」，便好的多了，）拏來可以應用。我希望方言調查能夠早點著手，早點成功，所以寫這一篇當作提議。

（周作人）